# 太平御覽/019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

太平御覽
卷一百九十四．居處部二十二

► 居處部二十三

館驛

《說文》云：館，客舍也。從食，官聲。

《周禮》曰：五十里有市，市有館，館有積，以待朝聘之客。

《廣雅·釋宮》云：館，舍也。《桂苑》云：客舍也，待賓之舍曰館。《開元文字》云：凡事之賓客館焉，舍也，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。客舍，逆旅名，候館也。公館者，公宮與公所爲也。私館者，自卿大夫以下之家。

《禮記》曰：舊館人之喪，脫驂而賻。

《左傳》曰：敢辱大館。

又《莊公》曰：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，爲館于其宮側，而振萬焉。〈萬，舞。〉

又《僖上》曰：改館晉侯，饋七牢焉。

《詩·國風·鄭·緇衣》曰：適子之館兮，還，予授子之粲兮。

又《大雅》云：篤公劉，于豳斯館。

《周禮·地官·司徒下》云：國野之道，十里有廬，廬有飲食。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。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館，館有積。注云：候樓館可以觀望也。

又《秋官·司寇下》云：凡諸侯入王，則逆勞于畿。及郊勞，視館。注云：視館，致館也。

又《司儀》云：主君郊勞；交擯，三辭。車送，拜；三揖，三辭；受拜。車送，三辭；再拜。致館亦如之。注云：館，舍也。使大夫授之，君又以禮親致之。《儀禮·聘禮》云：卿致館。注云：致，至也；至此館。主人以禮致之，所以安之也。

又《環人》云：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，以路節達諸四方。舍則授館。

又云：至于國，賓入館，次于舍門。注云：次，待事于客。

《儀禮·公食大夫禮》云：有司卷三牲之俎，歸于賓館。注云：牲之俎，正饌，尤尊。盡以歸，尊賓之至也。

又《聘禮》云：厥明，訝迎于館。注云：此訝下大夫，以君命迎賓，謂之訝。訝迎，亦皮弁也。

《禮記·曲禮上》云：問疾弗能遺，不問其所欲。見人弗能館，不問其所舍。

又《檀弓上》云：賓客至，無所館。夫子曰：「生于我乎館，死于我乎殯。」

又曰：子貢曰：「于門人之喪，未有所說驂。說驂于舊館，無乃以重乎？」

又《曾子問》云：卿大夫之家曰私館。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。注云：公館，若今縣官舍也。

《左傳·莊元年經》云：夏，單伯送王姬。秋，築王姬之館于外。注云：公在諒暗，慮齊侯當親迎，不忍便以禮接于廟，又不敢逆王命，故改築舍於外也。

又《僖三十一年傳》云：晉分曹之田，公使臧文仲往，宿于重館。重館人告曰：「晉新得諸侯，必親其恭，不速行，將無及也。」

又《襄三十一年傳》云：子產相鄭如晉，晉侯以我喪故，未之見也。子產使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。士文伯讓之曰：「敝邑以政刑之不修，寇盜充斥，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。今吾子壞之，其若异客何？」子產曰：「僑聞之文公之爲盟主也，宮室台榭，以崇大諸侯之館。今銅鞮之宮數里，而諸侯舍于隸人。門不容車，不可逾越。」士文伯不能對。晉侯見鄭伯有加禮，厚其宴好而歸之。乃築諸侯之館。

又《昭十三年傳》云：宣子謂叔向曰：「子能歸季孫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鮒也能。」乃使叔魚，見季孫曰：「鮒聞諸吏，將爲子除館于西河，其若之何？」且泣。

又曰：「叔孫所館，雖一日必葺其墻屋，去之如始至。

《漢書》：薛宣子惠爲彭城令，宣過之，橋梁、郵驛不修。宣知其不能。

又《郊祀志》曰：孫卿曰：「仙人可見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見。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，置脯酒，神人可致。且仙人好樓居。」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、桂館，甘泉作延壽館。

又曰：鄭莊置驛以延賓客。

又曰：公孫弘起徒步，數年至宰相，封侯。于是起客館，開東閣，以延賢人，與參謀議。

又《元後傳》：王莽又知太后婦人嬰居深宮中，莽欲娛樂以示其權，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，存見孤寡婦人。春幸繭館，率皇后列侯夫人桑，遵霸水而祓除。

又《外戚傳》曰：成帝許美人在上林鹿館，數召，入飾室中。元延二年，懷子。

《漢書·叙傳》曰：述元紀云：宮不新館，陵不崇墓。

又《揚雄傳·長楊賦》云：張網置罘，捕熊豪猪　く狐兔麋鹿，載以檻車，輸長楊射熊館。又《羽獵賦》云：于是禽彈中衰，相與集于靖冥之館。

《魏志》曰：文昭甄宣後，明帝母也。後已早廢。父逸，上蔡令，早卒。及明帝即位，追封逸爲上蔡侯，謚敬侯；適孫蒙襲爵。薨，子暢嗣。上爲暢起大第，車駕自臨之。

《世說》曰：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于甄氏，自行視，謂左右曰：「館當以何爲名？」侍中繆襲對曰：「陛下聖恩齊于哲王，罔極過于曾閔，此館之興，情鍾舅氏，宜以渭陽爲名。」

《魏書》曰：帝于後園爲母起觀及宮，名其裏曰渭陽裏。

《晉書·天文志》云：傳舍九星在華蓋上，近河，賓客之館，主胡人入中國。客星守之，備奸使，亦曰胡兵起。

《宋書·文帝本紀》云：帝臨玄武館閱武。

又《隱逸·雷次宗傳》云：徵詣京邑，爲築室于鍾山西岩下，謂之招隱館。

《齊書·褚伯玉傳》云：高帝即位，手詔吳、會二郡以禮迎伯玉。伯玉辭疾。上不欲違其志，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以居之。

《梁書·高祖紀》云：大同七年，幸于宮城西，立士林館，延集學徒；置集雅館，以招遠學。

《沖虛真經·黃帝》云：黃帝于是放萬機，舍寢室，去直侍，徹鍾縣，減厨膳，退而閑居大庭之館，齋心服形，三月不親政事。

《漢武帝故事》云：上自封禪後，夢高祖坐明堂。群臣亦夢。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，還，作高陵館。

《郡國志》：台州仙石山有館，土人謂之黃公客堂。堂兩邊有石步廊，觸石　起，崇朝必有雨；有四竿筋竹，風吹自成陰，拂石皆淨。即王方平游處。

《荊州圖記》云：襄陽縣南，水行四十里，陸道六十里，有桃林館。

《建康地記》云：顯仁館，在江寧縣東南五里青溪中橋東湘宮巷下，古高麗使處。

《西京雜記》云：公孫弘自以布衣爲宰相，乃開東閣，營客館，以招天下之士。其外曰欽賢館，以待大賢；翹材館，以待大材；接士館，以待國士。

又曰：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，進諸游士，各使爲賦。

《隱訣》易遷館、含真台，有女真二人爲主，一曰張微子，二曰傅禮和。

《晉宮閣名》云：華林館有繁昌館、建康館、顯昌館、延祚館、壽安館、干祿館。

班孟堅《西都賦》云：于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，曆長楊之榭。

張平子《西京賦》曰：顧往昔之遺館，獲林光于秦餘。

又云：郡國宮館，百四十五，石極盭　，幷卷鄂　。

又云：豫章珍館，揭焉中峙。

班婕妤《自傷賦》曰：痛陽祿與柘館，〈皆宮名，生二子處。此二館皆失也。〉乃繈褓而罹灾，豈妾人之殃咎兮？將天命之不可求也。

張衡《西京賦》曰：既新作于迎風，增露寒與儲胥，託高基于山岡，直扶 帶霓以高居。〈薛綜注曰：此二皆系館名。〉

張衡《東京賦》曰：其西則有平樂都場，示遠之館，龍省盤蜿，天馬半漢。

劉劭《趙都賦》曰：置酒乎黃華之館。

左思《魏都賦》曰：營密館以周坊，飾賓侶之所集。

潘尼《東都館賦》曰：東館者，蓋東武最侯之館也。俄而遷居，謂餘曰：「吾將老焉，

故有終焉之心，而無移易之意，子且爲我賦之。」

傳舍

《釋名》曰：傳，傳也；人所止息而去，後人復來，轉相傳，無常人也。

《史記》：相如爲趙王奉璧使，秦王舍之廣成傳舍。古縣也。或云秦始皇因爲望海台。

傳載曰：鄭審，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，充館驛使。令每傳舍立十二辰候，自審始也。

亭

《釋名》曰：亭，停也。人所停集也。

《風俗通》曰：謹案《春秋國語》有寓望，謂金亭也，民所安定也。亭有樓，從高省，丁聲也。漢家因秦，大率十里一亭。亭，留也。今語有亭留、亭待，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。亭亦平也，民有訟諍，吏留辦處，勿失其正也。

《漢書・項羽傳》曰：烏江亭長艤舡待羽。

又曰：武帝元封元年，幸緱氏，登太室，上聞萬歲聲者三，故立萬歲亭。

又《韓信傳》曰：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，〈張晏曰：下鄉屬淮陰。〉亭長妻苦之，乃晨炊蓐食。

又曰：李廣嘗夜從一騎至霸陵，亭，霸陵尉　乍呵止廣宿亭下。

高允《塞上公亭詩序》曰：延和三年，余赴京師，發石門北行，失道，夜寓宿代之快馬亭，其俗雲古塞上公所貴之邑也。曰公有良馬，因以命之，此其所貴也。負長城而面南山，皋澤帶其側，涌波灌其前；停騑策以流目，抱遺風以依然，仰德音于在昔，遂揮毫以寄言。代人云：塞上公姓李，代之李氏幷其後也。〈此段及後段根據《四庫全書》所收抄本，當系倒錯，故從本卷前部「館驛」移入。〉

潘岳《傷弱子》曰：惟元康二年三月壬寅，弱子生。夏五月，余之長安，壬寅于新安之千秋亭，甲辰而弱子失。越翌旦乙巳，瘞于亭。《續漢書》曰：靈帝到夏門亭，使竇武持節以玉青蓋迎入殿中。

又曰：蔡邕避難在吳，告人曰：「吾昔至會稽高遷亭，見竹椽從東間數，第十六可以爲　。」取用，果有异聲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王郎起，光武自薊東南馳，晨夜至饒陽蕪蔓亭，時天寒，衆皆饑，馮异上豆粥。

又曰：趙孝父爲田禾將軍。孝嘗從長安來，欲止亭。亭長難之，言有貴客過，掃灑，不欲穢　地。良久，乃聽止，吏因問曰：「田將軍子從長安來，何時發？幾日至？」孝曰：「尋到矣。」

張璠《漢記》曰：楚曄爲天水太守，之官，與故太守喪會于隴亭堂。吏移喪避曄，曄讓喪于正堂，關西稱之。

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蒼梧廣信女子蘇娥，行宿鵲巢亭，爲亭長龔壽所殺，及婢致富，取財物埋置樓下。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，覺壽奸罪，奏之，殺壽。〈《列异傳》曰：鵲奔亭。〉

《漢書典職》曰：洛陽二十四街，街一亭；十二城門，門一亭。

《魏略》曰：從長安至大秦，人民連屬，十里一亭。

《魏書》曰：元皇后以漢延嘉三年二月生齊郡白亭，有黃氣滿室，移日不散。

《吳志》曰：孫權將如吳，親乘馬射虎　亭，馬爲虎所傷，權投以雙戟，虎即斃。

又曰：大史慈與劉繇住縣，立屯府，大爲山越所附。孫策躬自攻討，遂見囚執。策即解縛，捉其手曰：「寧識神亭戰時耶？若卿爾時得我雲何？」慈曰：「未可量也。」策大笑。

王隱《晉書》曰：徐苗，字叔胄，高密淳于人也。曾祖華至行感靈，夜有神人告亭欲崩，苗出，亭崩，得免。

又曰：王羲之初度江，會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與孫綽、謝詢、謝尚、支遁等宴集于山陰之蘭亭。

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曰：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，苻不許。乃潛服而入亭，吏禁之，垂怒斬吏，燒亭而去。

沈約《宋書》曰：孔寧子與王華幷有富貴之願，自徐羡之等秉權，日夜構之于太祖。寧子嘗東歸至金昌亭，左右欲泊船，寧子命去之，曰：「此弒君亭，不可泊也。」

又曰：徐湛之爲廣陵郡守，善爲政，威惠幷行。廣陵城舊有高樓，湛之更加修整；更起風亭、月觀、吹台、琴室，果竹繁茂，花藥成行。

《帝王世紀》曰：桀敗于鳴條之野，案《孟子》舜卒鳴條，乃在東夷之地。或言：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，在安邑之西。

《世說》曰：過江諸人每至暇日，輒相要出新亭，藉卉飲宴。周侯在坐，而嘆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河之异，皆相視流泪。惟丞相愀然變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！」

《夢書》曰：亭爲積功，民所成也。夢築亭者，功積成也。夢亭壞敗，恩澤傷也。

韋耀《雲陽賦》曰：八鄉九市，亭侯三六，列樹表塗，路有廬宿。

《丹陽記》曰：京師三亭。新亭，吳舊亭也，故基淪毀，隆安中，有丹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。謝石創征虜亭，三吳縉紳創治亭，幷太元中。

《尋陽記》曰：稽亭北瞰大江，南望高岳；淹留遠客，因以爲名焉。

劉楨《京口記》曰：劫亭臨湖，亭通阿湖陵郡治丹徒縣，八縣，八縣來往經過此，湖中多劫，于邊立亭，因以爲名。

裴淵明《廣州記》曰：尉佗築台，以朔望升拜，號爲朝拜台。傍江構起華館，以送陸賈，因稱朝亭。

《永嘉記》曰：樂城縣三京亭，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。

王韶之《始興記》曰：淘水源有堯山，長嶺衡亘，遠望如陣。　山下有平陵，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，雖已夷漫而猶可識，謂曰堯故亭。父老相傳：堯南巡登此山，故亭即其行宮。

《三齊略記》曰：曲城齊城東有萬歲水，水北有萬歲亭，漢武帝所造。

伏琛《齊地記》曰：平壽城西北有平望亭，亦古縣也。或云秦始皇因爲望海台。

《莊子》曰：仁義者，先生之蘧廬也。注：傳舍也。

華延雋《洛陽記》曰：城內都亭、華林、奉常、廣世、昌益、廣莫、定陽、遮要、暴室、廣陽、西明、萬歲、文陽、東明、視中、東因、建奉、止奸、得宮、東陽、千秋、安衆、孝敬、清明二十四亭。河陰界東出，戶鄉亭、南泉亭、街郵亭。

孔曄《會稽記》云：江夏太守宋輔于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。

又《郡國志》云：沛國桓儼避地至會稽，聞陳業賢而往候之，不見。臨去入交州，留書系白樓亭柱而別。

《鄱陽記》曰：白雲亭，在縣西南，旁對幹越亭而峙焉，跨石城之危，瞰長江之深。隨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：「孤城上與白雲齊」，因以白雲爲名。

《豫章記》曰：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，曰白社亭。吳嘉禾中，太守長沙徐熙于墓槩種松，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碑。永安中，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邊立思賢亭。松、碑、亭今幷在，松大合抱，亭世世修治至今，謂之謝君亭。

《越絕書》曰：女陽亭者，勾踐入宦于吳，夫人從，道産女于亭，養于　李，謂之語兒

鄉。

《郡國志》皇甫謐云：鳴條之野，立鳴條亭。

又曰：凉州候馬亭，貳師伐大宛，得天馬，感西風，頓羈而逸，至敦煌北塞下，鳴而去。貳師候于此，遂名之。

又曰：韶州潼溪裏有三楓亭。

又曰：濟州周首亭，即埋長狄喬如首於山西是也。

又曰：冀州華陽亭，即嵇叔夜學琴于此。

又曰：幽州督亢亭，即荊軻以地圖獻秦處。

又曰：柳州武丁岡有欒亭，即太守欒巴所建也。

又曰：柯亭，一名千秋亭，又名高遷亭。《會稽記》云：漢議郎蔡邕避難宿于此亭，仰觀椽竹，知有奇響，因取爲笛，果有异聲。

又曰：潤州覆舟山有閬風亭。

《襄江記》：峴山亭在襄陽縣東一十里，今基迹尚存。

《兩京新記》曰：西京苑內有望　亭、鞠場亭、柳園亭、真興亭、神皋亭、園桃亭、臨渭亭、永泰亭。南昌園園北，昌國亭、流杯亭、青門亭，邵平種瓜之所也。

又曰：東京上陽宮有曜掌亭、九州亭。

又曰：東都苑內有金穀亭、凝碧池。

《建安記》曰：止馬亭在飛　爰嶺口，馬之登降于此止息，故名之。